

黃蘗傳心法要

黃蘗山斷際禪師 著

有大禪師，法諱希運，住洪州 高安縣黃蘗 山鷲峰下。乃曹溪六祖之嫡孫，西堂 百丈之法姪。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，唯傳一心，更無別法；心體亦空，萬緣俱寂；如大日輪昇虛空中，光明照耀，淨無纖埃。證之者無新舊、無淺深，說之者不立義解、不立宗主、不開戶牖，直下便是，運念即乖，然後為本佛。

故其言簡，其理直，其道峻，其行孤。四方學徒望山而趨，觀相而悟，往來海眾常千餘人。予會昌二年廉于鍾陵，自山迎至州，憩龍興寺，旦夕問道。大中二年廉于宛陵，復去禮迎至所部，安居開元寺。旦夕受法，退而紀之，十得一二，佩為心印，不敢發揚；今恐入神，精義不聞於未來；遂出之，授門下僧太舟法建，歸舊山之廣唐寺；問長老法眾，與往日常所親聞，同異何如也？

唐 大中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序

師謂休曰：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，更無別法。此心無始已來，不曾生不曾滅，不青不黃、無形無相，不屬有無、不計新舊，非長非短、非大非小，超過一切限量名言、蹤跡對待，當體便是，動念即乖，猶如虛空，無有邊際，不可測度。唯此一心即是佛，佛與眾生更無別異；但是眾生著相外求，求之轉失，使佛覓佛，將心捉心，窮劫盡形終不能得；不知息念忘慮，佛自現前。

此心即是佛，佛即是眾生；為眾生時此心不減，為諸佛時此心不添，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，本自具足，不假修添；遇緣即施，緣息即寂；若不決定信此是佛，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，皆是妄想，與道相乖。此心即是佛，更無別佛，亦無別心。此心明淨猶如虛空，無一點相貌，舉心動念，即乖法體，即為著相，無始已來無著相佛。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，即是次第，無始已來無次第佛。但悟一心，更無少法可得，此即真佛。

佛與眾生一心無異，猶如虛空無雜無壞，如大日輪照四天下；日升之時明遍天下，虛空不曾明；日沒之時暗遍天下，虛空不曾暗；明暗之境自相陵奪，虛空之性廓然不變，佛及眾生心亦如此。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，觀眾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，作此解者，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，為著相故。唯此一心，更無微塵許法可得，即心是佛；如今學道人，不悟此心體，便於心上生心，向外求佛；著相修行，皆是惡法，非菩提道。供養十方諸佛，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。何故？

無心者，無一切心也；如如之體，內如木石不動不搖，外如虛空不塞不礙，無能所、無方所、無相貌、無得失；趨者不敢入此法，恐落空無棲泊處，故望崖而退，例皆廣求知見，所以求知見者如毛，悟道者如角。文殊當理，普賢當行；理者真空無礙之理，行者離相無盡之行。觀音當大慈，勢至當大智，維摩者淨名也；淨者性也，名者相也，性相不異，故號淨名。諸大菩薩所表者，人皆有之，不離一心，悟之即是。今學道人，不向自心中悟，乃於心外著相取境，皆與道背。恆河沙者，佛說是沙；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，沙亦不喜；牛羊蟲蟻踐踏而行，沙亦不怒；珍寶馨香，沙亦不貪；糞尿臭穢，沙亦不惡；此心即無心之心，離一切相，眾生諸佛更無差別；但能無心，便是究竟。

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，累劫修行終不成道，被三乘功行拘繫，不得解脫。然證此心有遲疾，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，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，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；長短得無心乃住，更無可修可證，實無所得，真實不虛；一念而得，與十地而得者，功用恰齊，更無深淺，祇是歷劫枉受辛勤耳。造惡造善皆是著相，著相造惡枉受輪迴，著相造善枉受勞苦，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。此法即心，心外無法；此心即法，法外無心。心自無心，亦無無心者；將心無心，心卻成有，默契而已，絕諸思議；故曰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此心是本源清淨佛，人皆有之，蠢動含靈，與諸佛菩薩，一體不異；祇為妄

想分別，造種種業果；本佛上實無一物，虛通寂靜，明妙安樂而已；深自悟入，直下便是，圓滿具足，更無所欠。

縱使三祇精進修行，歷諸地位，及一念證時，祇證元來自佛，向上更不添得一物；鄰觀歷劫功用，總是夢中妄為。故如來云：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，若有所得，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。又云：是法平等無有高下，是名菩提。即此本源清淨心，與眾生諸佛，世界山河，有相無相，遍十方界，一切平等，無彼我相。此本源清淨心，常自圓明遍照，世人不悟，祇認見聞覺知為心，為見聞覺知所覆，所以不睹精明本體。但直下無心，本體自現，如大日輪昇於虛空，遍照十方更無障礙。故學道人唯認見聞覺知施為動作，空卻見聞覺知，即心路絕無入處，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；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，亦不離見聞覺知；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，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，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，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；不即不離，不住不著，縱橫自在，無非道場。

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，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，遂將心覓法，不知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，不可將心更求於心，歷千萬劫終無得日；不如當下無心，便是本法。如力士迷額內珠，向外求覓，周行十方終不能得；智者指之，當時自見本珠如故。

故學道人迷自本心，不認為佛，遂向外求覓，起功用行、依次第證，歷劫勤求永不成道；不如當下無心，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，亦

無所得，無依無住、無能無所，不動妄念，便證菩提；及證道時，祇證本心佛，歷劫功用，並是虛修；如力士得珠時，祇得本額珠，不關向外求覓之力。故佛言：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，恐人不信，故引五眼所見，五語所言，真實不虛，是第一義諦。

學道人莫疑四大為身，四大無我，我亦無主，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。五陰為心，五陰無我亦無主，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；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。十八界既空，一切皆空，唯有本心蕩然清淨。有識食、有智食，四大之身，飢瘡為患；隨順給養，不生貪著，謂之智食；恣情取味，妄生分別，唯求適口，不生厭離，謂之識食。

聲聞者因聲得悟，故謂之聲聞；但不了自心，於聲教上起解，或因神通，或因瑞相，言語運動，聞有菩提涅槃，三僧祇劫修成佛道，皆屬聲聞道，謂之聲聞佛。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，無一法可得，無一行可修，此是無上道，此是真如佛。學道人祇怕一念有，即與道隔矣；念念無相，念念無為，即是佛。學道人若欲得成佛，一切佛法總不用學，唯學無求無著；無求即心不生，無著即心不滅；不生不滅，即是佛。八萬四千法門，對八萬四千煩惱，祇是教化接引門，本無一切法，離即是法，知離者是佛；但離一切煩惱，是無法可得。

學道人若欲得知要訣，但莫於心上著一物，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，此是喻法身即虛空，虛空即法身。常人謂法身遍虛空處，虛空中含容法身，不知法身即虛空，虛空即法身也。若定言有虛空，虛空不是法

身；若定言有法身，法身不是虛空；但莫作虛空解，虛空即法身；莫作法身解，法身即虛空；虛空與法身無異相，佛與眾生無異相，生死與涅槃無異相，煩惱與菩提無異相，離一切相即是佛。

凡夫取境，道人取心；心境雙忘，乃是真法；忘境猶易，忘心至難；人不敢忘心，恐落空無撈摸處，不知空本無空，唯一真法界耳。此靈覺性，無始已來，與虛空同壽，未曾生未曾滅，未曾有未曾無，未曾穢未曾淨，未曾喧未曾寂，未曾少未曾老，無方所無內外，無數量無形相，無色象無音聲，不可覓不可求，不可以智慧識，不可以言語取，不可以境物會，不可以功用到，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，同此大涅槃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

一念離真，皆為妄想；不可以心更求於心，不可以佛更求於佛，不可以法更求於法，故學道人直下無心，默契而已，擬心即差，以心傳心，此為正見。慎勿向外逐境，認境為心，是認賊為子；為有貪瞋癡，即立戒定慧；本無煩惱，焉有菩提？故祖師云：佛說一切法，為除一切心；我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本源清淨佛上，更不著一物，譬如虛空，雖以無量珍寶莊嚴，終不能住；佛性同虛空，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，終不能住；但迷本性，轉不見耳。

所謂心地法門，萬法皆依此心建立，遇境即有，無境即無，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；所言定慧鑑用歷歷、寂寂惺惺、見聞覺知，皆是境上作解，暫為中下根人說即得，若欲親證，皆不可作如此見解，盡

是境法有沒處，沒於有地；但於一切法不作有無見，即見法也。

九月一日師謂休曰：自達磨大師到中國，唯說一心，唯傳一法；以佛傳佛，不說餘佛；以法傳法，不說餘法；法即不可說之法，佛即不可取之佛，乃是本源清淨心也。唯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。般若為慧，此慧即無相本心也。凡夫不趣道，唯恣六情，乃行六道。學道人一念計生死，即落魔道；一念起諸見，即落外道；見有生，趣其滅，即落聲聞道；不見有生，唯見有滅，即落緣覺道；法本不生，今亦無滅，不起二見，不厭不忻，一切諸法唯是一心，然後乃為佛乘也。

凡夫皆逐境生心，心遂忻厭，若欲無境，當忘其心；心忘即境空，境空即心滅；若不忘心而但除境，境不可除祇益紛擾；故萬法唯心，心亦不可得，復何求哉？學般若人，不見有一法可得，絕意三乘，唯一真實，不可證得；謂我能證能得，皆增上慢人；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，皆斯徒也；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，默契而已。凡人臨欲終時，但觀五蘊皆空，四大無我，真心無相，不去不來，生時性亦不來，死時性亦不去；湛然圓寂，心境一如；但能如是直下頓了，不為三世所拘繫，便是出世人也；切不得有分毫趣向，若見善相諸佛來迎，及種種現前，亦無心隨去；若見惡相種種現前，亦無心怖畏；但自忘心，同於法界，便得自在，此即是要節也。

十月八日師謂休曰：言化城者，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，皆是權立接引之教，並為化城。言寶所者，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寶，此寶不屬情

量，不可建立，無佛無眾生，無能無所，何處有城？若問此既是化城，何處為寶所？寶所不可指，指即有方所，非真寶所也，故云在近而已，不可定量言之，但當體會契之即是。

言闡提者，信不具也，一切六道眾生，乃至二乘，不信有佛果，皆謂之斷善根闡提。菩薩者深信有佛法，不見有大乘小乘；佛與眾生同一法性，乃謂之善根闡提。大抵因聲教而悟者謂之聲聞，觀因緣而悟者謂之緣覺。若不向自心中悟，雖至成佛，亦謂之聲聞佛。學道人多於教法上悟，不於心法上悟，雖歷劫修行，終不是本佛；若不於心悟，乃至於教法上悟，即輕心重教，遂成逐塊，忘於本心。故但契本心，不用求法，心即法也。

凡人多為境礙心、事礙理，常欲逃境以安心，屏事以存理，不知乃是心礙境、理礙事；但令心空境自空，但令理寂事自寂，勿倒用心也。凡人多不肯空心，恐落於空，不知自心本空。愚人除事不除心，智者除心不除事；菩薩心如虛空，一切俱捨，所作福德皆不貪著。然捨有三等：內外身心一切俱捨，猶如虛空無所取著；然後隨方應物，能所皆忘，是為大捨。若一邊行道布德，一邊旋捨，無希望心，是為中捨。若廣修眾善，有所希望，聞法知空，遂乃不著，是為小捨。大捨如火燭在前，更無迷悟。中捨如火燭在傍，或明或暗。小捨如火燭在後，不見坑井。故菩薩心如虛空，一切俱捨；過去心不可得，是過去捨；現在心不可得，是現在捨；未來心不可得，是未來捨；所謂三

世俱捨。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，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異；印著空即印不成文，印著物即印不成法；故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異；能印所印，俱難契會，故得者少；然心即無心，得即無得。

佛有三身：法身說自性虛通法，報身說一切清淨法，化身說六度萬行法。法身說法，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，無所說，無所證，自性虛通而已，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。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，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為攝化，皆非真法，故曰報化身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。

所言同是一精明，分為六和合；一精明者一心也，六和合者六根也；此六根各與塵合：眼與色合，耳與聲合，鼻與香合，舌與味合，身與觸合，意與法合；中間生六識，為十八界；若了十八界無所有，束六和合為一精明。一精明者即心也，學道人皆知此，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，遂被法縛，不契本心。

如來現世，欲說一乘真法，則眾生不信興謗沒於苦海；若都不說，則墮慳貪，不為眾生，溥捨妙道；遂設方便說有三乘，乘有大小，得有淺深，皆非本法，故云唯有一乘道，餘二則非真；然終未能顯一心法，故召迦葉同法座，別付一心離言說法，此一枝法令別行，若能契悟者，便至佛地矣。

◎問：「如何是道？如何修行？」

師云：「道是何物，汝欲修行。」

問：「諸方宗師相承，參禪學道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引接鈍根人語，未可依憑。」

云：「此既是引接鈍根人語，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？」

師云：「若是上根人，何處更就人，覓他自己尚不可得，何況更別有法當情，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？」

云：「若如此，則都不要求覓也。」

師云：「若與麼，則省心力。」

云：「如是，則渾成斷絕，不可是無也。」

師云：「阿誰教他無，他是阿誰？你擬覓他。」

云：「既不許覓，何故又言莫斷他？」

師云：「若不覓即便休，誰教你斷；你見目前虛空，作麼生斷他。」

云：「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？」

師云：「虛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異，我暫如此說，你便向者裏生解。」

云：「應是不與人生解耶？」

師云：「我不曾障你要，且解屬於情，情生則智隔。」

云：「向者裏莫生情是否？」

師云：「若不生情，阿誰道是。」

◎問：「纔向和尚處發言，為甚麼便道話墮？」

師云：「汝自是不解語人，有甚麼墮負？」

問：「向來如許多言說，皆是抵敵語，都未曾有實法指示於人。」

師云：「實法無顛倒，汝今問處自生顛倒，覓甚麼實法？」

云：「既是問處自生顛倒，和尚答處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你且將物照面看，莫管他人。」

又云：「祇如箇癡狗相似，見物動處便吠，風吹草木也不別。」

又云：「我此禪宗，從上相承已來，不曾教人求知求解，只云學道，早是接引之詞；然道亦不可學，情存學解，卻成迷道；道無方所，名大乘心，此心不在內外中間，實無方所；第一不得作知解，只是說汝如今情量盡處為道；情量若盡，心無方所，此道天真，本無名字，只為世人不識，迷在情中，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；恐汝諸人不了，權立道名，不可守名而生解，故云得魚忘筌，身心自然，達道識心；達本源故，號為沙門；沙門果者，息慮而成，不從學得，汝如今將心求心，傍他家舍，祇擬學取，有甚麼得時？」

古人心利，纔聞一言，便乃絕學，所以喚作絕學無為閒道人；今時人只欲得多知多解，廣求文義，喚作修行，不知多知多解，翻成壅塞，唯知多與兒酥乳喫，消與不消都總不知，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，盡名食不消者；所謂知解不消，皆為毒藥，盡向生滅中取，真如之中都無此事，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，從前所有一切解處，盡須併卻令空，更無分別，即是空如來藏；如來藏者，更無纖塵可有，即是破有法王出現世間，亦云我於然燈佛所無少法可得，此語只為空你情量知解，但銷鎔表裏情盡，都無依執，是無事人；三乘教網，祇是應機之藥，隨宜所說，臨時施設，各各不同，但能了知，即不被惑；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教邊守文作解，何

以如此？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，我此宗門不論此事，但知息心即休，更不用思前慮後。」

◎問：「從上來皆云即心是佛，未審即那箇心是佛？」

師云：「你有幾箇心？」

云：「為復即凡心是佛、即聖心是佛？」

師云：「你何處有凡聖心耶？」

云：「即今三乘中說有凡聖，和尚何得言無？」

師云：「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聖心是妄，你今不解，反執為有，將空作實，豈不是妄？妄故迷心，汝但除卻凡情聖境，心外更無別佛，祖師西來，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，汝今不識，執凡執聖，向外馳騁，還自迷心，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；一念情生即墮異趣，無始已來不異今日，無有異法，故名成等正覺。」

云：「和尚所言即者，是何道理？」

師云：「覓什麼道理？纔有道理，便即心異。」

云：「前言無始已來不異今日，此理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祇為覓故，汝自異他；汝若不覓，何處有異？」

云：「既是不異，何更用說即？」

師云：「汝若不認凡聖，阿誰向汝道即？即若不即，心亦不心，可中心即俱忘，阿你更擬向何處覓去？」

◎問：「妄能障自心，未審而今以何遣妄？」

師云：「起妄遣妄亦成妄，妄本無根，祇因分別而有，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盡，自然無妄，更擬若為遣他？都不得有纖毫依執，名為我捨兩臂必當得佛。」

云：「既無依執？當何相承？」

師云：「以心傳心。」

云：「若心相傳，云何言心亦無？」

師云：「不得一法，名為傳心；若了此心，即是無心無法。」

云：「若無心無法，云何名傳？」

師云：「汝聞道傳心，將謂有可得也，所以祖師云：認得心性時，可說不思議，了了無所得，得時不說知，此事若教汝會。何堪也？！」

◎問：「祇如目前虛空，可不是境，豈無指境見心乎？」

師云：「什麼心教汝向境上見，設汝見得，只是箇照境底心；如人以鏡照面，縱然得見眉目分明，元來祇是影像，何關汝事？」

云：「若不因照，何時得見？」

師云：「若也涉因，常須假物，有什麼了時，汝不見他向汝道：撒手似君無一物，徒勞謾說數千般。」

云：「他若識了，照亦無物耶？」

師云：「若是無物，更何用照？你莫開眼嚙語去。」

◎上堂云：「百種多知，不如無求最第一也；道人是無事人，實無許多般心，亦無道理可說。無事散去！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世諦？」

師云：「說葛藤作什麼？本來清淨，何假言說問答，但無一切心，即名無漏智；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言語，但莫著有為法，出言瞬目，盡同無漏；如今末法向去，多是學禪道者，皆著一切聲色，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，如枯木石頭去，如寒灰死火去，方有少分相應！若不如此，他日盡被閻老子拷你在；你但離卻有無諸法，心如日輪常在虛空，光明自然不照而照，不是省力底事！到此之時無棲泊處，即是行諸佛行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此是你清淨法身，名為阿耨菩提。若不會此意，縱你學得多知，勤苦修行，草衣木食，不識自心，盡名邪行，定作天魔眷屬，如此修行當復何益？」

誌公云：佛本是自心作，那得向文字中求？饒你學得三賢四果十地滿心，也祇是在凡聖內坐，不見道：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勢力盡，箭還墜，招得來生不如意！爭似無為實相門，一超直入如來地，為你不是與麼人，須要向古人建化門廣學知解。誌公云：不逢出世明師，枉服大乘法藥。你如今一切時中行住坐臥，但學無心，久久須實得，為你力量小，不能頓超，但得三年五年、或十年，須得箇入頭處自然會去；為汝不能如是，須要將心學禪學道，佛法有甚麼交涉？故云：如來所說，皆為化人，如將黃葉為金，止小兒啼，決定不實。；若有實得，非我宗門

下客，且與你本體有甚交涉？故經云：實無少法可得名為阿耨菩提，若也會得此意，方知佛道魔道俱錯，本來清淨皎皎地，無方圓、無大小、無長短等相，無漏無為、無迷無悟，了了見無一物、亦無人、亦無佛，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拂，一切不如心真實；法身從古至今，與佛祖一般，何處欠少一毫毛？既會如是意，大須努力！盡今生去，出息不保入息！」

問：「六祖不會經書，何得傳衣為祖？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，為教授師，講得三十二本經論，云何不傳衣？」

師云：「為他有心，是有為法，所修所證，將為是也，所以五祖付六祖。六祖當時祇是默契得，密授如來甚深意，所以付法與他。汝不見道：法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法，今付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？」

若會此意，方名出家兒，方好修行；若不信，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庾嶺頭尋六祖，六祖便問：『汝來求何事？為求衣、為求法？』明上座云：『不為衣來，但為法來！』六祖云：『汝且暫時斂念，善惡都莫思量；明乃稟語。』六祖云：『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當與麼時，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！』明於言下忽然默契，便禮拜云：『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某甲在五祖會中，枉用三十年功夫，今日方省前非。』六祖云：『如是！到此之時，方知祖師西來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，不在言說。』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：『世尊傳金襴外，別傳何物？』迦葉召阿難，阿難應：『諾！』迦葉云：『倒卻門前剎竿著！』此便是祖師之標榜也。甚

深阿難三十年為侍者，祇為多聞智慧，被佛訶云：汝千日學慧，不如一日學道；若不學道，滴水難消！」

問：「如何得不落階級？」

師云：「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，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，與摩（疑同麼）時無人我等相；終日不離一切事，不被諸境惑，方名自在人；更時時念念不見一切相，莫認前後三際，前際無去、今際無住、後際無來，安然端坐任運不拘，方名解脫。努力努力！此門中千人萬人，只得三箇五箇，若不將為事，受殃有日在！故云：著力今生須了卻，誰能累劫受餘殃？！」